



龙人作品集·奇功异学系列

独战天涯

龍人 著

壹

龙人著

独战天涯

卷一

奇功异学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战天涯 / 龙人著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104 - 01367 - 9

I. 独... II. 龙...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061667号

独战天涯

龙人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宏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400千字 850 × 1168毫米 1/32开本 25印张

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 7-104-01367-9/I · 552

定价:49.00元
(全套5卷)

人 物 介 绍

韩小铮：命中注定闯荡天涯的少年，因自幼父亲离家出走，与母相依为命，混迹市井，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市井流氓，后却因一件意外之事，使他卷入奸险狡诈的江湖之中，从而习得绝世武功，后得神秘人物与几位佳人相助，在布满坎坷的天涯战路之上终将几股邪恶势力的阴谋粉碎。

叶 刺：无涯教无飘堂堂主，因被奸人陷害，隐匿于江湖，临死传技于韩小铮之人。

伏 仰：无涯教无解堂堂主，被人离间与好友叶刺反目，从而离开无涯教，后来十几年间潜入江湖一个邪恶组织，伺机倾覆这股邪恶力量，最终如愿以偿。

左之涯：富绅左长笑之子，因迷恋青楼女子，被其父逼迫与人成亲，从而引出许多事端，后与韩小铮一起身陷魔窟，但其天生命犯桃花，再次被人逼迫成亲，从而也因祸得福，习得绝世武功“天机神功”。

墨 羽：无涯教前任教主长徒，因与师弟争夺教主之位，盗取少林“洗髓心经”，被少林高僧震碎心脉，武功尽失，从而任无涯教监察一职，后来才知一

切都是师弟早有预谋，含恨隐迹江湖。

阿 芸：叶刺之女，韩小铮童年女友，因家逢变故，危急中被人救走，下落不明，韩小铮闯荡江湖，皆因寻她之故。

段如烟：出身官宦之家，遭蒙大难，悲苦无依，蒙邪恶组织所救，与韩小铮结下合体之缘，后叛出组织，并与韩小铮倾心相爱。

夏 雨：人称“千心娇娃”，足智多谋，奉圣命潜入江湖，铲除欲倾覆朝廷的邪恶力量，后得偿所愿，亦成为韩小铮的红颜知己。

慕容小容：慕容世家的千金小姐，背父闯荡江湖，身陷魔窟，从而因祸得福，非但习得高深武功，亦与左之涯结成美满姻缘。

神 手：邪恶组织“忘忧宫”宫主，当今六王爷，天下间惟一以魔功为本习成无上佛学之人，然而他却暗中培植势力，设下种种阴谋，谋夺皇位。

吕一海：无涯教无风堂堂主，阴险狡诈，明里被无涯教除名，暗里潜藏隐伏，为教主效命，曾易容成左长笑，占其妻、得其子，最后被韩小铮所杀。

宋 米：无涯教教主，为人奸诈，心机深沉，以卑鄙手段得到教主之位，欲使无涯教成为纵横天下、武运长久的“武国”，最后阴谋败露幻灭，死于他所害的师兄之手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无名小子-----	1
第二章	嬉笑青楼-----	18
第三章	谜中之谜-----	33
第四章	高手初现-----	47
第五章	天外有天-----	61
第六章	异象突现-----	78
第七章	狡诈江湖-----	92
第八章	险中求生-----	106
第九章	独战群邪-----	121
第十章	无涯神教-----	136

第一章 无名小子

枯水镇中名气最大的是谁？枯水镇人最害怕的人是谁？

都是韩小铮，十五岁的韩小铮。

韩小铮像野草一样成长着，他那老得像他奶奶的妈妈根本就管不住他。他爹在他七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喝了二三斤老白干后，瞪着红红的眼对他娘说他要闯关东，要在那儿挣大把大把的钱。当夜，他便去了，一去便再无音讯——也许真的发了，也许死了，谁知道？

对韩小铮来说，他的爹模糊得像一个简单的符号，所以这事对他并没有多少影响，何况，他的小伙伴也不敢像嘲笑别的没有爹的孩子一样嘲笑他。

他是韩小铮，连大人都头疼的韩小铮！

他的锋芒在他十岁那年渐渐显露，除了因为年纪太小不嫖之外，他什么事都做，而且做得就像一个天才一般完美。

韩小铮第三次进“顺发赌坊”时便开始赢钱了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到后来，“顺发赌坊”的掌柜看到韩

小铮到来，小腿就不由自主地打哆嗦。幸好韩小铮不狠，他每次只赢十两银子。

当然，他还偷鸡摸狗，他家屋子后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中搭着一间小茅棚，谁家要是丢了只鸡或跑了只狗，到这小茅棚转转，准能看到鸡毛或狗毛。

当然打架也是少不了的。

仅凭这些，韩小铮当然无法让镇上的人害怕。让镇上的人头疼的是他那小脑瓜中似乎有永远使不完的鬼主意。他要是看谁不顺眼，过不了几天，那人准得触霉头，偏偏让韩小铮看不顺眼的事又特别多。

憎恶他的人多，喜欢他的人也不少，每天总有几个他的簇拥者跟着他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对韩小铮是言听计从。

但他终究是个小孩，所以除了枯水镇的人外，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了。韩小铮对这一点很不满意，他下决心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世间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韩小铮。

十五岁的人之野心比谁都大，因为他们正介于懂事与未懂事之间，在他们的想象中一切都应该按他们设想的路发展变化的，他们自信得近乎自负。

当刘大鱼一溜小跑过来告诉韩小铮说阿芸要嫁到花石城去时，他便对自己说：“机会来了。”

阿芸是与他一起光着屁股玩到大的小伙伴，不知不觉中阿芸就成了水灵灵的小姑娘。韩小铮天不怕地不

怕，就是有一点怕长大后的阿芸。从他十三岁而阿芸十四岁那年开始，他便开始避着阿芸了，见了阿芸能躲开就躲开，躲不开就吭哧吭哧胡扯几句赶紧就溜。

其实他挺乐意像小时候一样与阿芸呆在一起的，可现在他一见阿芸心就颤，鼻尖也冒汗。阿芸似乎已不是从前的阿芸了，她说话变得温温柔柔的，身子凹凸有致，还有一股好闻的味儿，韩小铮一闻，小脑袋就发昏。

阿芸要嫁人的事他早在半年前就听说了，当时他没把这事往心里搁，现在听刘大鱼一说，他便感到自己的心中“铮”地一声响，似乎是一根钢丝绷得太紧了终于绷断时的声音。

他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后天吗？”

刘大鱼用力地点了点他的大脑壳。

韩小铮霍地站了起来，把关节压得“咔吧咔吧”直响，半天才说出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好？好是什么意思？刘大鱼不明白。

韩小铮看着刘大鱼道：“大鱼，你也不愿让阿芸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人对不对？”

刘在鱼吃吃地道：“她她她……”但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，其实他心里在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再说阿芸要嫁的人谁也没见过，又怎么能断定他就没出息？

但刘大鱼知道韩小铮需要他点头，他便点头了。

韩小铮踱着圈子喃喃咕咕地道：“花石城的人会有什么出息？既不会赌又不会打架，听说他们还喜欢去念书，你说这书有什么好念的？总之，阿芸去花石城就惨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她往火坑里跳。”

他抓了抓后脑勺，接着道：“去把李子也叫来。”

李子的全名叫李子木，但韩小铮喜欢把后面的半截省了。因为他感到这样太麻烦。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以后的两天，枯水镇的人很少看到韩小铮的身影了，这两天他带着刘大鱼、李子木两人忙忙碌碌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没有韩小铮的捣乱，人们乐得清闲，谁也不去注意他们在干什么。

很快韩小铮了解到了不少情况，他知道要娶阿芸为媳妇的是花石城内的左家，左家是远近闻名的世家，有人说花石城内说话最有分量的不是知府，而是左老爷子。

娶阿芸的正是左老爷子的大儿子左之涯。

探明这一点时刘大鱼与李子木都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韩小铮却嘿嘿冷笑道：“好啊，仗势压力，以强逼

亲！我韩小铮路见不平，岂能袖手旁观？”

其实，左家在人们心中口碑不错，而这一次迎娶阿芸也完全是明媒正娶。

惟一点不太正常的就是阿芸的父亲只是一个走家串户的木匠，凭左家的势力怎么会找一个木匠的女儿做儿媳？

但这也不是不可解释，首先阿芸那超凡脱俗的美貌就可以使左家抛开门户之见。

几乎整个枯水镇的人都在为阿芸找了这么一户人家而高兴，只有韩小铮闷闷不乐，他深深地皱着眉头，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这与他稚气的模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，让人看了不禁想笑。

在阿芸出嫁的那天，一大早阿芸家便忙碌开了，他们必须在对方的人来迎亲之前做好准备，许多街坊邻居来了，有的来帮点忙，有的则干脆看热闹。

以往，这种场面一定少不了韩小铮，但这一次却是不见了他的身影。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赵半成是个大胖子，所以骑着马这么一溜小跑便把他累得呼滋呼滋喘不匀气了，一张肥脸直冒油光。

正在这时，斜刺里一条岔道上过来了三个人，个子

都不大，待走近了，才知道是韩小铮、刘大鱼、李子木三个毛小孩。

赵半成赶紧偏了偏身，想装作没看见便这么混过去，他见到韩小铮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蛋就叫头痛，心就发慌。

就在他要拐过一个弯时，却听得身后有人叫：“赵叔！请留步！”

是韩小铮的声音！

赵半成心中暗叫一声苦：“惨了，还是没避过，不知这小子这次又要玩什么花招。”

他当然可以一抖缰绳，装作没听见就这么过去，但他不敢。惹恼了韩小铮，往后他应付不了对方那么多层出不穷的鬼点子。

赵半成定了定神，调转马首：“是阿铮呀？你有事吗？”

韩小铮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请赵叔借一步说话。”

赵半成在心中暗骂：“好你个小子，我年龄有你们三个人毛小子加起来这么大了，却还让我过去！”

心里这么想，可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，他艰难地从马背上滚了下来，笑道：“阿铮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我...还得赶路！”

韩小铮似乎很惊讶地瞪了他一眼：“赶路？你这是

去哪儿？”

赵半成道：“去花石城。”

韩小铮恍然道：“噢，去左家对吧？记起来了记起来了，你与左家是远房亲戚对吧？”

“说远也不是太远，左老爷子是我二嫂的姑母的外侄，今日是他儿子大喜之日，我也去凑个热闹。”

韩小铮一脸敬色：“赵叔真是个热心人，想必赵四婶子的病定是好了，赵叔才能放心出门。”

赵半成吃了一惊，瞪着眼道：“此……此话怎讲？”

韩小铮向前走了几步，道：“昨天中午我去替我娘抓药时，听到赵四婶子对药铺的白先生说让他今晚再去替她诊诊脉……”

“白先生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泰康药铺中那位爱穿白袍的先生，赵四婶子还夸白先生把脉把得准呢，每次把脉之后，她都舒服多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赵半成脸上的肥肉在轻轻地跳动，他的脸色也开始泛青！

韩小铮口中的赵四婶子就是他的第四房夫人，比他整整小了二十岁，长得美艳妩媚，撩人魂魄。自从娶了四夫人柳翠浓之后，赵半成便又是欢喜又是忧，整日对每一个可以接近柳翠浓的人虎视眈眈。这几天他已隐隐

约约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柳翠浓暗中与“泰康”药铺的白先生有染，他一直将信将疑，没想到今天得到了证实！

赵半成呆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，却见韩小铮一拱手道：“赵叔有事在身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”说完，他与刘大鱼、李子木二人绕过那匹马，向花石城那个方向走去。

赵半成突然叫住他们，问道：“白先生答应我……我四夫人了吗？”

韩小铮点了点头道：“那还用说？白先生挺热心的。”赵半成牙咬得咯咯直响，口中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四婶病了也没告诉我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往花石城赶来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哪有心思再去花石城？这女人咋……咋就瞒我呢？”

韩小铮笑道：“赵叔如此待四婶，四婶一定欢喜，说不定赵叔现在回去，四婶一高兴，病就好了。”

赵半成“啊”了一声，沉思半晌，一咬牙道：“阿铮，你不是要去花石城吗？”

韩小铮点了点头。

赵半成把手中缰绳往韩小铮手中一递，道：“拿着，你们就骑我的马去，你们三人轻，都坐一起也无妨，这一去四五十里，不容易。”

韩小铮赶紧往后退：“那……那怎么行？我骑了你的马，那你呢？”

赵半成一咧嘴道：“这儿回去才多远路？回来时别把它丢在那边就行了！”

韩小铮感激地道：“那……那多谢赵叔了。”

赵半成摇了摇手，便由来路往回走了。

待他走远了，刘大鱼兴奋地叫了起来，他惊讶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把马交给我们呢？”

韩小铮笑道：“他现在一心要捉奸，能骑着马招摇过市吗？那样他的四夫人岂不被惊动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正猫着腰躲躲闪闪往回走呢。”

刘大鱼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这下够那白先生与赵四夫人受的了。”

韩小铮冷笑道：“反正他们都不是什么好货，让他们狗咬狗去吧，若是今夜白眼猫真的去赵家，那就更好玩了。”

李子木却细声细气地道：“韩大哥说得这么活灵活现，连我都差点被你蒙住呢！”其实他比韩小铮还大上三个月，却一直叫韩小铮大哥。

韩小铮从李子木身上取下了一个小包裹，然后拍拍李子木的肩道：“好吧，你们回去吧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”

刘大鱼道：“放心！”

言罢，便与李子木一道往回走了。

韩小铮这才打开包裹，里面竟是几件衣物！韩小铮

提了衣物，钻进道路边上的一丛灌木中，待得片刻出来时，已将身上的衣衫换过了，现在的他，便活生生是一个阔家少爷了。

他掸了掸衣裳，然后学着别人斯斯文文地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得意地笑了，翻身上马。

策马经过一个小镇时，韩小铮进过一家杂货店和一家瓷器店，等离开这个小镇时，他的手中已多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红盒子。

左家的名望果然显赫，韩小铮没费多大精力就找到了左家。

左家今日上上下下皆张灯结彩，丫头仆人穿梭来回，一个迎宾的中年汉子站在正门处对每一位来宾笑脸相迎。

韩小铮在左家红漆大门处翻身下马时，立即有一个与他年岁相仿的小厮上前牵住马，恭声道：“公子里边请，小的替你将马拴了。”

韩小铮漫不经心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信步往左家院内走去，院内有不少人，但他都不认识，当他登过几步台阶后，便看到迎宾之人。

韩小铮定了定神，从容地向那边走去，那人远远地便绽开了他的笑容，当他看清韩小铮时，笑容突然有些僵了，他惊疑地道：“小爷你是……”

韩小铮大度地一笑，道：“我乃枯水镇赵半成不屑

之子，家父近日身体欠安，不能亲来道贺，还望见谅。”

那人恍然道：“原来是赵公子！没想到几年不见，赵公子已是如此俊朗非凡了，赵老爷好福气！”

韩小铮谦然道：“大叔说笑了。”他将手中那只红盒子递上：“恭喜恭喜，家父略备薄礼，以表贺意。”

那人忙道：“同喜同喜，多谢多谢！”接过那只红盒子，觉得有些沉，心道：“这赵老儿倒肯出手，这么远的亲戚了，八杆子打不着的。”

口中却道：“赵公子请里边用茶！”

韩小铮施了一礼，便向里边走了去，他没想到一切这么顺利。大客厅里 端上香茗

到了一个大客厅里，自有人端上香茗，韩小铮拣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低着头慢慢品茶。

客人陆续而来，韩小铮自然不能在这儿坐得太久，他得起身让给后来的人。

走出客厅，到了后院，发现后院的人也很多。因为都是左家的亲友，所以不少都是相识的，几个人围作一堆在高谈阔论，倒也热闹。

若是往日，韩小铮定是不甘寂寞，但今天他却在一块石凳上坐着远远地听，宾客中像韩小铮这般年纪的实在很少，所以不少人都好奇地看他几眼，每当此时，韩小铮便很谦逊地一笑，那样子颇得人好感。